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
 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
 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
 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
 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

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

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今曆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

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

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

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伐，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丈，

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宋李代雨赤父

無以大德本改正
按說會尺百
通作赤改音
誤矣

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

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

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

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

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

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

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

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筮，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愴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尅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其事與杯
中蛇影皆
實話以雅
與儻自別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鳥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

笑德本改
宋守仔守

號葉君祠牧子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三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虛、義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鳥、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

燕士一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

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維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

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
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
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
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
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
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
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
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
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
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
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
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
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
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
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
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大德本助作佐

季布佐

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愆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幕作莫

宗本莫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旣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

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瘻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芻藁氊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闖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卽便從容言。上

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
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
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
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
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
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
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
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
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
因立爲伐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
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
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
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
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

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街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賓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尅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

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

宋本行

徒大德本行徒
宋本行

大德本亦神作面
同道自謂作詩

事三回七位
本

以大德本改動

此語可破
其古之為

黃白說者

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
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
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
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
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
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
故得減死秦漢以天下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
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
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
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
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
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
虎豹在山鼃鼃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若職

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

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

古今通用國語註
文子典叔向遊於九
京正作京字
後丁亥三月四日記

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
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
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
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
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
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置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
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

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
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宜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
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
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
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
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旣爲鄉

里趨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
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
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
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
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卷二終

風俗通義卷三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
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
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况
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語語酸感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尙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

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

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邠人失兄子，臯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脍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鴟鴞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術術，閭閻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

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逃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躡食止
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大德本論作論
宗事論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
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婢婢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
若茲者乎

大德本猶止作由訊
宗事訊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
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篋舛
涉齋一盤醃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
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
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
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追喪者旣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

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酸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人真肯肯
子寢伏苦塊又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風俗通義卷三終

風俗通義卷四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眾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欽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
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
拜奉觥欵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欵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疆欵可行也今憚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士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伎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穎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疊、風

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典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卿佐相聞期鬪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

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篋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

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脩。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

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間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

病諸以爲大譏、茂與脩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

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以語占亦
漢人等
數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第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旰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

按大德奉天自取
作矣白虹天子同
漢書書山公錄事

宗奉作矣

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闖茸、何所
堪施、疆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
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
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
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
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
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人之所忌、天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

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
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
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
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
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
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
弱冠、未任宰御、乞畱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畱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

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慤勤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

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不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譟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旣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旣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